

在散文日益歐化的趨勢下

讀「雅舍小品」續集

歸 人

梁實秋著·正中書局印行

散文是項艱深的藝術。它的主要表現應是思想、情感、智慧及詩意。

大眾傳播的勢力，侵入舞蹈、戲劇、小說；而且可以淋漓盡致的表現給世人欣賞。但是，作為文學藝術的散文，大眾傳播便無能為力了。迄今為止，我們還沒有見到，利用大眾傳播——如電視、電影等，將散文的精巧，元氣畢現地傳達出來；其故在此。欣賞散文，用心靈遠超過用感官。那

語文本身，即含有最微妙的手法和技巧。芸芸大眾，儘可以同觀一場戲劇，而齊聲喝采，卻不能因同讀一篇散文佳構，而一致擊節嘆賞。這種現象說明了散文的特性，散文的不可及處。

一向寫作謹嚴的梁實秋先生，於出版「雅舍小品」廿餘年之後，才拿給我們一本「雅舍小品續集」。對讀者而言，自然是美中不足之事，尤其是對於偏愛梁先生作品的人。惟因如此，一旦在手，我便有若恐不及之感，恨不得一飲而盡。

但美好的散文，應如品茗。倘然你作牛飲狀，便是外行了。所以我急速停頓下來，回頭細細玩味。這一領悟，便有分教了：它使我體知上面的感受。散文是智慧的結晶，詩的散文化。中國原有「百讀不

厭」的說法。用以衡量文，最爲得當。倘然一看便足，我想這本散文大概可以休矣。

猶之乎梁先生的「雅舍小品」，這本「續集」是純粹中國文人的作品。如果說丁文江是中國學者西化的代表，則實秋先生應是雖具極高的西方文學知識，而仍固守中國色彩的典型。他的這部散文，語法、技巧、思想、情感，無一不充滿了「中國」的色彩。你翻開全書，簡直找不出半句西化的句子，半篇舶來的氣氛。

不僅如此，梁先生還充分發揮了中國語文的特質。在他嫺熟的運用下，巧妙的表現出中文的最高藝術。這一點，真要使那些「故作洋狀」的作家愧死。蓋以梁先生西文造詣之高，居然不受其約束，不爲其誘惑，至少予我們一項信心，至少告訴我們散文的努力途徑之一。

也有些作家，以詩的技巧來寫散文。因此詩的句法，時時出現。不論它的優劣如何，其非純粹散文則一。梁先生顯然要創立真正的中國人的散文，將西化一脚踢開。把我們本有的文字藝術，成功的凸現出來。比如「洗澡」中一段文字：

「我們中國人一向把洗澡當做一件大事的。自古就有沐浴而朝，齋戒以祀上帝的說法。曾點的生平快事是『浴於沂』。惟因其為大事，似乎未能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。到了唐朝，還有人『居喪毀廢，三年不洗澡』。晉朝的王猛捫髭而談，更是經常不洗澡的明證。白居易詩『今朝一洗澡，表疾頗有餘』，洗一回澡居然有詩以紀之的價值。」

任何人一讀，都可體味出道道地地的中國味。我們時下的散文，歐化得幾乎使讀者誤以爲是翻譯；正如披頭散髮的男子，使人誤以爲是女人一樣；讓你啼笑皆非，厭倦而且不舒服。

而且，梁先生更使用了不少神氣活現的口語：

「貓很乖，喜歡偎倚着人；有時又愛蹭人的腿，聞人的脚。惟有冬盡春來的時候。貓叫春的聲音頗不悅耳。鳴鳴的一聲一聲的吼，然後突然的哇咬之聲大作，唏哩嘩喇的，鏗天地而動神祇。這時候你休想安睡。所以有人不惜昏夜起床持大竹竿而追逐之。」

這是道地的口語，連聲音亦被梁先生不折不扣的傳達出來了。但顯然

的是，其中雜了文言的成分。「哇咬之聲大作」，「鏗天地而動神祇」及「持大竹竿而追逐之」等，自然不是純淨的白話文。不過，我們以為，在這種「文言」的形式下，正表現出梁先生的藝術手腕和幽默感。試想，「貓叫春」的急迫狀，誰沒聽過。聽過的人將終身不忘。還需要如何去特別描寫，倒是貓的「愛蹭人腿」沒有多少人體會吧？

文言語句除了具幽默感外，它還給讀者保留了「想像」的餘地。近代作家的缺點，我以為在於不懂含蓄，不予人以「想像」、「回味」的機會。任何素材，一旦被這些作家來寫，必然血淋淋的，毫無巨細的描述殆盡。其結果是使我們肌肉緊張，不忍卒睹。

再說「貓的故事」的內容。我們以為，梁先生蓋以「史記」的「遊俠

列傳」氣魄，來寫偉大的母愛。那隻身體孱弱的母貓。冒了生命的危險，來翼護自己的子女。這種勇敢，這種愛心，使人類亦要感到羞愧，為之喝采。全篇充滿了緊鑼密鼓的節奏，直到水落石出，我們才停止住跳躍的心情，由憤怒一變而為驚嘆。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這道理本該普及一切有情。貓為了她的四隻小貓，不顧一切的冒着危險回來餵奶，偉大的母愛實在無以復加！」這段短論，於「貓的故事」中揭出，實具有千鈞之力。因為，我們已目擊了母貓的壯烈行爲。

在這兒，我們想特別提出梁先生說的「有情」問題。除了「貓的故事」外，梁先生在「樹」中，寫得更為委婉多致。這段文字太好了，太美了，有整段介紹的必要：

「我從小對於樹有偏愛。我嘗面對樹生出許多非非之想，覺得樹雖不能言，不能語，可是它也有生老病死，它也有榮枯，它也曉得傳宗接代，它也应该說『有情』。」

這是梁先生第二次談到「有情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梁先生自己是個有情的人。整個「雅舍小品續集」，就是「有情」的說明。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六親不認的人，一個除了自己，對萬物（除了財貨）皆無感情的人，還有什麼價值。這種人我們只能將他加入吸血蟲之列。加入其他任何動植物中，却有點不恰如其份。「情」之一字，正是一般生物的伟大處。梁先生接着又寫：

「樹的姿態各個不同。亭亭玉立者有之，矮墩墩的有之，有張牙舞爪者，有佝僂其背者，有戟劍森森者，有搖曳生姿者，各極其致。我想樹沐浴在薰風之中，抽芽放蕊，它必有一番愉快的心情。等到花簇簇，錦簇簇，滿枝頭紅紅綠綠的時候，招蜂引蝶，自又有一番得意。落英繽紛的時候可能有一點傷感，結實纍纍的時候又會有一點遲暮之思。我有端想螞蟥在樹幹上爬，可能會覺得癢癢出油的；蟬在枝葉間高歌，也可能會覺得聒噪不堪。總之，樹是活的，只是不會走路，根繫在那裏便住在那裏，永遠沒有顛沛流離之苦。」

這是一段最富詩意的描寫，也是最能表現「情」味的描寫。在衆多的文學著作中，還很少看到這麼深情的片段。所謂赤子之心，應是指此。

這種赤子之心，到了杖鄉之年，

亦未變更。在「手杖」中，梁先生說：

「一根手杖無論多麼敝舊，亦不忍輕易棄置，而且我也從不羨慕別人的手杖。如今，我已經過了杖鄉之年，一杖一鉢，正堪效法孔子之道遊於門。武王杖銘曰：『惡乎危於忿嚏，惡乎失道於嗜慾，惡乎相忌於富貴！』我不需要這樣的銘，我的杖上只沾有路上的塵土和草葉上的露珠。」

我們知道，終梁先生一生，從未服官。除了與「左翼仁兄」偶有交手外，可以說與人無忤，過的是完全淡泊的書生生活。「一根手杖無論多麼敝舊，亦不忍輕易棄置」，也是梁先生「有情」的另一說明。若在唯名利是逐之輩，舊手杖云乎哉！即故交、至戚、乃至兄弟、子女，無不可棄也。

由於這一「有情」的觀念，所以梁先生又有了「虐待動物」一文。他家的駕御小張尅扣草料，騾子吃不飽，「但是到了通衢大道之上又非騰驤一陣不可，小張就從袖裏取出一把錐子，仿照蘇秦引錐刺股的故事，在騾子臂部上猛攢一下，騾子一驚，飛馳而去，鮮血順着大腿滴流而下。……我從小就很詫異一個人的心腸何以硬得這樣可怕。但當時以為世界上僅有小張一個人是這樣的狠。」這段文字，寫得看來心平氣和，但只要是還有幾分人味，都會熱血沸騰，無法自己。

但世上若「小張」之徒，誠不可勝計。最妙的是，有超出「小張」者，雖噬人心肝，而頗「善為說詞」。蓋所謂比「狼心狗肺」更次

一等之人的嘴臉。這種居心可誅之輩，最多只能欺騙頭腦不太發達的大眾，若遇到敏銳如梁先生，便黔驢技窮，不得不現原形了。梁先生說：

「一個人不可以有意的把『不必要的痛苦』加在動物身上，想來『必要的痛苦』則不在此限。……小張推讓驢腎，也不是沒有必要，因為不如此他無法一面剋扣糧草一面交代差事，為了自私的享受而不惜製造痛苦，這只是顯示人性之惡的一面，『必要』云乎哉！」

在這裏我們不得不請那些「善為必要說詞」的人聽聽：不論什麼「鬼話」，你的心狠手辣並不是沒有人知道。想一手遮盡天下耳目，豈可得乎？

「有情」的梁先生，說得很乾脆

「假使你的隣人一家食指浩繁，無心為生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走過去殺掉他的三男兩女以減少他的負擔？」

而其終極願望則是：

「動物的涵意甚廣！應該把人類也包括進去，防止虐待動物，焉不親而仁仁。先從防止虐待人類始？有時候人虐待人，無所不用其極。」

但是，非常可悲，時代愈進步，「虐待」的事件愈多。具有虐待狂的人也愈加普遍。你打開報紙，巧妙的犯罪事件，層出不窮，自不用說。而更可怖者，是那些外具華衣美服，其實心懷齷齪，傷天害理。自然，梁先生也注意及此。他在「髒」文中，於縷述「衙門裏也有人坐在馬桶上把一口一口的濃痰唾到牆上，欣賞那像蝸蟲爬過似的一條條亮晶晶的痕迹」之後，特別慨然地說：

「其實，髒一點無傷大雅，從來沒聽說過那一個國家因髒而亡。一個個的縱然衣冠齊整，望之岸然，到處一座不染，假使內心裏不太乾淨，一肚皮男盜女娼，我看那也不妙。」

所以梁先生雖極端不滿意我們國產的髒勁兒，「我一看享受手巾把的朋友們之惡狠狠的使用它，從耳根及脖後以至於繞彎抹角的擦到兩腋生風而後已，我就不寒而慄，……」而真正使他不寒而慄的，我看還

是「衣冠齊整」的「男盜女娼」之輩吧？可惜，在庸俗的社會上，憑衣冠觀人的較多，憑人品觀人的卻屬少數。

「吃相」是篇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。梁先生大約使用了施耐庵的筆力，於嘲諷了過於矯情的人們後，特別大書特書，把兩次「真正痛快淋漓的吃」相，描述出來。短短四、五百字，就將兩次狼吞虎噬但可愛的吃相，淋漓盡致的表現給我們。使我們如同坐在附近，親眼目覩一樣。這些「吃相」不會出現在盛大的酒會中，不會出現在豪華的飯店裏。因為他們沒有這種資格。可是梁先生很欣賞，「他們都是自食其力的人，心裏坦蕩蕩的，饑來吃飯，取其充腹，管什麼吃相！」

「管什麼吃相」可說是梁先生對那些人的最大禮讚。而這種禮讚，基於「自食其力」及「心裏坦蕩」。若是喝取他人骨血，內心機詐叵測，則吃相再「典雅」、「文明」也必為梁先生所不齒。

「髒」必須處理，故梁先生又有「洗澡」之作。他頗同意「與其澡於水，寧澡於德」的說法，並且加以補充：

「若說赤身裸體便是邪惡，那麼衣冠禽獸又好在那裏？禮（儒行云）：『儻有澡身而浴德』。我看人的身與心應該都保持清潔，而且並行不悖。」

總而言之，梁先生的思想是一貫的。他對萬物均有情感，存有好生之德。梁先生雖自題其書為「雅舍小品」，但這個雅不是那種雅到不近人情的雅，雅到只知「有我」而不知「有人」的雅，或者雅得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」的雅。老實說，若果其雅如此，我們就不敢領教，甚至必須敬而遠之了。這種「雅」倘非神經病，亦必為雅到變為庸俗的傢伙。若想受得了，殆非相當「道行」不辦。故梁先生之雅也，雅得中庸，沒有離譜；雅得率真，沒有虛偽。看來是平凡的，卻最需大仁、大勇的精神。要知道某些但知討好當代，隨俗浮沉的人；就不敢露出「真情」來。他們日夜戴着一頂假面具，到處弄鬼騙人，作紳士淑女狀。其實，正是天曉得！（待續）